

〔法〕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 著

范希衡 译

*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Recueil de critiques littéraires
de
Sainte-Beuve*

Charles Augustin

S a i n t e

—

B e u v e

南京大学出版社

〔法〕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 著

范希衡 译

*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Recueil de critiques littéraires

de

Sainte-Beuv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法)圣勃夫著;范希衡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

(范希衡译文集)

ISBN 978-7-305-16702-7

I. ①圣… II. ①圣…②范 III. ①圣勃夫(1804~
1869)—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565.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782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范希衡译文集
书 名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著 者 [法] 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
译 者 范希衡
责任编辑 芮逸敏 黄隽翀 唐洋洋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79.75 字数 1365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702-7
定 价 29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谨以此书纪念范希衡先生诞辰 110 周年

代 序

2016年,适逢著名法语翻译家、南京大学法语系前辈范希衡先生诞辰110周年,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范先生的译著遗稿《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可以说,这是对范先生最好的纪念。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收录了法国十九世纪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圣勃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的55篇重要文学评论作品,涉及法国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多位重要作家,其批评所依据的资料之丰富,引证之广博,视野之宏阔,方法之独特,在法国文艺批评史上独树一帜,广为称道。范希衡先生生前精心编选、在艰难的岁月中倾心翻译的这部文选洋洋一百余万言,在学术的层面具有双重的价值:一是为我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学者研究文选中所涉及的重要作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为我国外国文学界研究圣勃夫本人的文艺批评思想与方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在我国,提起圣勃夫,无论是文艺批评学者,还是一般的读者,也许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这位学识渊博、观点独特的批评家的著作,而是普鲁斯特的《驳圣勃夫》。《驳圣勃夫》出版于普鲁斯特逝世三十余年后,普鲁斯特在世界文坛之盛名与影响,使得该书一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其与圣勃夫的不同文学观念,尤其是对圣勃夫文艺批评方法的尖锐批驳,深刻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对圣勃夫文艺批评思想的理解,更影响了人们对圣勃夫之文艺批评价值的判断。我们注意到,在国内,圣勃夫几乎是依靠普鲁斯特对他的批评而为读书界所知的,人们对圣勃夫的了解可以说大多止于普鲁斯特对其批评的文字,一是因为普鲁斯特的影响实在太,二是因为国内翻译出版的圣勃夫的文艺批评作品少之又少。事实上,作为法国历史上最

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圣勃夫首创肖像与传记的批评方法，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批评著作，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并因此而成为法兰西学院四十个不朽者之一。

圣勃夫出生于法国十九世纪初，在浪漫主义文学大潮中，与大文豪雨果等浪漫派作家有过密切而友好的交往。他热爱文学，出版过诗集，也写过小说，但其主要的成就，是在文艺批评领域取得的。《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主要选录圣勃夫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后所著的《文学肖像》《妇女肖像》《时人肖像》，以及与《宪政报》合作而创作的《月曜日丛谈》《新月曜日丛谈》中的重要批评作品。

圣勃夫采用肖像批评和传记批评方法，并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将作家视为某种“标本”，认为作家撰写评论的过程也就是为作家“绘制肖像”的过程，这一点从他三部“肖像”作品的名称可见一斑。柳鸣九先生对圣勃夫的文学批评有深刻的见解和中肯的评价，认为圣勃夫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是“从作家的个人条件去解释作品，把文学现象当作作家的性格、气质、心理等因素的反映”。正是这种注重考查作家生平和生活细节，希望借此探寻作家“天才奥秘”的批评手法，受到了强调作品与人品独立性的普鲁斯特的诟病。此外，圣勃夫对古典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但在评论同时代的文学时却常常带有鲜明的个人感情色彩，如他对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等作家的评价就过于苛刻而显得有些偏激，普鲁斯特自然难以认同，在《驳圣勃夫》中对此有过严厉的批评。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撼动圣勃夫在法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妨碍他成为一名成就卓著、受人尊敬的文学评论家。圣勃夫一生勤勉不辍，他长期担任教职和编辑，除了进行文学创作、出版系统而方法独到的评论著作外，他还定期为《宪政报》等刊物撰写评论文章，每周一篇，几乎没有中断。圣勃夫观察敏锐，见解精辟，描写风趣，语言机智，充满个性，为法国历史上众多重要作家绘制出一幅幅生动而有趣的“肖像”，更为一些初涉文坛、尚无名望的作家的重要作品作重点介绍与推荐，为后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参考资料。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高度赞誉圣勃夫，声称他的作品“把广度与丰富和多样化结合起来的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早在1961年，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提出并筹划了一项重要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简称“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其中,《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和《波瓦洛文学理论文选》被列入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后改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计划,并确定翻译工作由范希衡先生承担。

为读者对范希衡先生有进一步的理解,请允许我在此对范先生的求学与工作经历作一简单介绍:范希衡16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文,后入文本科一、二年级;1925年秋入北京大学特别班专修法文,插班三年级。1927年毕业后,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讲师。1929年秋,他破例获庚子赔款资助赴比利时鲁文大学,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先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双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北京中法大学教授兼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1941年任苏皖政治学院教授兼教务长,后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于上海震旦大学重执教鞭,其间与徐仲年先生合编《法汉字典》。50年代初,大学院系调整,范希衡先生到南京大学教授法国语言文学,研究法国文艺批评理论。不幸的是,1958年,他被错误打成“历史反革命”,身陷囹圄。1962年,根据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批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三套丛书编委戈宝权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三套丛书编委郑效洵先生于5月专程赴南京,先后与江苏省公安厅、南京大学交涉,6月以保外就医为由将范希衡先生从狱中接出,聘任范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在当时极左的思潮下,编委会冒着政治风险,经多方努力,艰难地促成了范希衡先生担任《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忏悔录》《波瓦洛文学理论文选》《诗的艺术》的翻译,足以说明这三部译作的重要性,说明范先生的翻译水平之高是文化界公认的。

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范希衡先生顶着“囚徒”“劳改犯”的帽子,生活在耻辱和忧患中。但就是在这无情的岁月里,他却以坚定的信念与超常的意志完成了《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波瓦洛文学理论文选》、卢梭的《忏悔录》、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等著作的翻译工作,写下了《论〈九歌〉的戏剧性》《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影响》等论著,选编和翻译了《法国近代名家诗选》。范希衡先生研究圣勃夫文学批评多年,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学阅读经验,结合当时中国对法国作家作品的译介情况,从圣勃夫的《月曜日丛谈》《新月曜日丛谈》《妇女肖像》《文学肖像》等文学批评作品中精心选取55篇译为中文,于是才有了这部《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鉴于国内的政治氛围和译者困顿的生活境遇,选编并翻译这样一部字数达一百多万,而且“涉及范围太广,征引又极赅博”的作品,其难度可想而知,压力不言而喻。而圣勃夫本人变幻多样的语言风格,也为翻译带来了诸多障碍。在这样的条件下,范希衡先生凭借超强的忍耐力、非凡的毅力和高超的翻译水平,一步步推进翻译工作,他在前言中坦言翻译之难,称“求畅达已觉不易,更难说表出神情”。通读全书,我感觉这只是译者的自谦之言,事实上他不仅做到了译文“畅达”,更做到了翻译“精彩”。凭借深厚的中文功底,范希衡先生成功地再现了圣勃夫原文的神韵,将原文的语句之美展现到了极致,并融入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译者语言典雅厚重,译文极具形式美感。

当范希衡先生几乎耗尽心血,完成《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的翻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付几经修改的译稿,又遇十年动乱,出版计划一再搁置。改革开放后,经范先生子女的多方努力,最终确定将范先生的译稿托付给南京大学,交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学是范希衡先生曾经教书育人做学问的地方,《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的手稿也由其子女赠给南京大学,珍藏在南京大学档案馆,是范先生留给社会、留给南京大学的一笔珍贵而永恒的精神遗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范希衡先生编选、翻译的这部《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便不仅仅具有学术的参照价值,更有其求真精神的传承价值。

是为代序。

许 钧

2016年5月20日写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目 次

代序(许钧).....	1
前言.....	1
我的行述	39
《月曜日丛谈》原序	51
什么是古典作家?	54
论朗诵晚会——其现状及改进意见	69
论文学上的传统及应如何了解这个传统	81
诺艾尔的《拉伯雷》.....	100
龙沙.....	114
《关于蒙田的新资料》.....	130
马来伯和他的诗派.....	144
皮埃尔·高乃依.....	160
拉封丹.....	181
再论拉封丹.....	196
莫里哀.....	210
赛维妮夫人.....	269
夏尔·贝洛.....	284
拉法耶特夫人.....	299
波瓦洛.....	327

拉辛·····	347
论批评天才与拜尔·····	389
冯特奈尔·····	407
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	423
圣西门的《回忆录》·····	451
马利佛·····	467
饶弗兰夫人·····	494
孟德斯鸠·····	510
伏尔泰·····	542
卜勒佛长老·····	584
布封·····	603
布封的《通讯集》·····	616
马居兰·芮尼与安德烈·舍涅·····	628
拉杜尔夫人与卢梭·····	643
卢梭的《忏悔录》·····	657
狄德罗·····	672
博马舍·····	687
白那丹·得·圣彼埃尔·····	733
斯塔尔夫夫人·····	763
关于班夏曼·贡斯丹的《阿朵尔夫》·····	823
夏多布里昂·····	829
塞南固尔·····	860
贝朗瑞的《歌谣》·····	869
斯丹达尔·····	887
拉马丁·····	915
维尼·····	929
巴尔扎克·····	952
维克多·雨果在 1831 年·····	967
《秋叶集》·····	989

罗斯拜·梅里美的《假德梅特里屋斯,俄罗斯史的一个插曲》	999
乔治·桑的《魔沼》《小法代特》《佛朗梭瓦·勒·商毕》(1846—1850)	1020
阿尔佛勒德·得·缪塞先生	1033
阿尔佛勒德·得·缪塞	1050
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录》	1061
德奥斐尔·戈铁	1071
福楼拜先生著《包法利夫人》	1120
班维尔的《全集》	1133
泰纳先生的几部作品	1147
《白丽妮丝》在法兰西剧院的重演(1844 年 1 月)	1172
部分译名修改对照表	1185
索引	1188

前言

法国近代文学有过两次高潮：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每次高潮在文学批评上都有一个旗手：古典主义有波瓦洛，浪漫主义有圣勃夫。他们两人都为他们所代表的文派完成了战斗的任务，都留下了不朽的著作。但是波瓦洛的《诗的艺术》是古典文学教条的总汇，而圣勃夫的《肖像》与《月曜日》则是反教条的，超学派的，为现代文学批评开一大宗。这是因为他们时代不同，中间隔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社会条件完全改变了。

十七世纪是法国君主制度最隆盛的时期，王权凭借着市民阶级的力量，制服了骄横割据的贵族，把他们变成了驯良的、风雅的、享乐的宫臣。另一方面，国王又控制了教权，把教堂变成了维护王权、钳制人民的工具。国内完成了大一统的局面之后，法国统治者就有了继承希腊、罗马的遗产，主宰整个欧洲，亦即当时所认识的整个文明世界的野心。他们不但扩张武功，还要建立足以直追希腊、罗马的文艺。这个理想，由路易十三世的两个首相李施略和马撒兰准备了近四十年（1624—1661），又由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世追求了五十余年（1661—1715）之久。

这一时期的文学，亦即古典主义的，或称新古典主义的文学，可以说是在王权的指导和鼓励下发展起来的。其精神是贵族理想和上层市民阶级精神的结合，也就是希腊、拉丁的美学和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的结合；其活动范围是宫廷娱乐场所，是贵族、特别是贵妇人主持的文艺沙龙，是官立的法兰西学院，是市民阶级、特别是巴黎市民阶级集中欣赏的剧场；其题材是自然的抒写，而所谓自然，也就是人性，特别是贵族的、上层市民阶级的人性；其典范是希腊、拉丁的文学杰作；其主要文类是戏剧，特别是诗剧，是社交性文字，是宗教演说和道德箴规。

波瓦洛的文学批评就是这种社会的产儿,他的“诗的艺术”就是这种文学的法典。“诗的艺术”是以贺拉斯的“诗的艺术”为蓝本,并结合着当时大作家的文学实践写成的,完全代表王权说话,表现了当时的文学要求。希腊、拉丁的古典崇拜是绝对的,作者鞭挞着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崇今派,否认基督教能成为文学的泉源;理性统治也是绝对的,作者阉割了法国人民自发的想象力和抒情因素;贵族及上层资产阶级,亦即所谓“宫廷”与“都市”的生活写照也是绝对的,作者限制了文学的原料与市场,排斥了“平民”的形象与所谓“庸俗”的语言。在这三个基础上,作者制定了所有正统文类的规格和等级,教诗人如何去钻研修养、达到理想境界、获得圆满成功。这种文学批评完全是理论的阐扬、教条的订立,专对作家说话,句句话都斩钉截铁,排他性极强。

路易十四世晚年,由于好大喜功、奢华挥霍的结果,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社会上一切特权都集中在贵族手里,连宗教的所谓“圣职”都以无知的贵族庶子充任,宗教信仰变成了伪善的口头禅,封建道德只剩下骗人的仪式。摄政时期(1715—1723),贵族骄奢淫逸,变本加厉;路易十五世(1723—1774)昏聩荒淫,不理朝纲,财政破产,经济凋敝;特权阶级的专横、农民的贫困和资产阶级的不满都达到了极点。于是资产阶级觉醒了,启蒙运动起来了。人们开始分析、批评社会上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首先揭穿宗教的骗局,然后把矛头转向王权,最后爆发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应该以思想的文学、说理的散文为主流;文学为科学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服务,内容集中于对神权和王权的批判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拟议。然而,社会条件并没有变,古典主义的文学依然居于正统地位。不过天才的创造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切产品都只是前世纪的黯淡回光:诗剧如变戏法的猢猻,只在“三一律”的训练下翻筋斗;各体诗歌都只是抽象概念的组合,以纤巧的才调炫耀于社交界,有诗形而无诗意。倒是受正统文学轻视的散文喜剧和被波瓦洛鞭挞的小说渐渐隆盛起来,并且变化也相当多;这个现象说明资产阶级逐渐抬头,他们的好尚逐渐占上风了。

十八世纪的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波瓦洛的文学教条一直继续统治着。伏尔泰说:不要说波瓦洛的坏话,谁说他的坏话谁就要倒霉。果然,拉茂特曾想根据理性改写荷马史诗,伏尔泰自己也曾想介绍莎士比亚的悲剧,结果都失败

了,革新的尝试没有形成任何理论;而狄德罗想提倡家庭道德剧,又只有初步的理论,没有实践上的成功。其余的文学作家虽也有兼写一点文学批评的,但是都很零碎,只在文笔上兜圈子。值得在这里一提的只有布封在法兰西学院的《论文笔》的演说^①,对法国十八世纪的散文写作技术提出了代表性的见解,和狄德罗的《沙龙》一起,为法国艺术批评奠定了初基。

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历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它标志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开始。它的政治斗争是曲折的,但是它的发展是直线的。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力量打垮了王权,但是它怕劳动人民比怕王权还要厉害,每逢人民的力量抬头的时候,它就宁愿和专制政权妥协;到专制政权损害它的利益的时候,它又利用人民打倒专制政权,然后夺取革命的果实。1789年革命时期是如此,整个十九世纪上半期直至1871年都是如此。拿破仑的帝制和向四邻的侵略是资产阶级所拥护的,路易十八世的复辟政权处处都敷衍资产阶级,所以也能相安一时。查理十世倒行逆施,激起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资产阶级赶快捧出王族大资本家路易·腓力浦来,建立金融资本的统治,在这十八年中,法国走上了急剧工业化的道路。路易·腓力浦被人民打垮了,大资产阶级又篡夺了革命果实,捧出路易·拿破仑来,接着又拥护他建成了第二帝国;二十年中,法国形成了大工业主、大地主及宗教显贵的贵族阶级,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普法战争的挫折并没有挡住法帝国主义的发展途程。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壮大的。它在1848年的六月事件中初试身手,1871年又以巴黎公社的形式做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尝试。自此以后,法国社会从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的斗争转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了。不过法国的工业化没有英国的程度之高,法国经济是工农业并重的,而在农业中,小农经济又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法国社会的阶级内涵非常复杂,其党派之多,在现代资本主义国中堪称独步。每一党派的思想意识都在文学上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但是总体来看,贯穿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两个基本精神。

社会制度的变革使文学活动范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古典文学美感的

^① 亦译《论文章风格的演说》,见《布封文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本书所有未标明出处的注释,皆为译注。)

贵族被打倒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意识、新情感的资产阶级。统治法国文坛两百余年的文艺沙龙曾一度停顿,后来虽然恢复,却没有过去那种独裁的势力和保守的精神了。教会垄断的学校一时也被封闭了,恢复之后,只能占国民教育的辅助地位了,公立学校不但迅速地普及了,也大大地革新了教学内容。特别是各党各派所办的报纸杂志,革命爆发后如雨后春笋^①,它们不但宣传政治思想,也宣传文学;当时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才编辑成书。教育的普及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使文学爱好者遍及全国,比以前增加了不知几千几百倍。因此,巴黎和外省过去在文学上的严格界限就逐渐消灭了。文学读者的数量既多,分布又广,诗歌和小说最便于分散阅读,所以成为十九世纪最发达的两个文类,戏剧反退居第三位。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自己的画家和歌手,所以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内心情感成为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内容。他们的文学消化力大,胃口强,时时要求新的作品,所以那时代的作家,特别是小说家,如巴尔扎克、乔治·桑、大仲马、欧仁·徐等生产力都非常惊人。

浪漫主义的文学革命开始于二十年代。尽管浪漫主义一词的意义很模糊、范围很广泛,尽管它的战场是在古典主义的根据地——戏剧,但它的大本营却是在抒情诗里,那些抒情诗人都是所谓“世纪儿”,到二十年代才开始写作。他们都血气方刚,急于表现,首先呼吸到的资产阶级的空气是个人的发展、个性的发扬,而人性机能之中最个人的莫过于情感与感觉,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热情与形象的来源。世纪儿都是或多或少患有“世纪病”的。这种病是前世纪彻底分析与批评的产物,由卢梭与拜伦,“维特”与“雷内”传播开来。宗教信仰消失了,贵族社会崩溃了,接着,拿破仑帝国又幻灭了,这就给青年的精神上造成了一种无限的空虚,一种极度的彷徨与苦闷。炽热的情感无处找寄托,因而没头没脑地钻到艺术里。当时在文学上当令的还是假古典主义。假古典主义者死盯着波瓦洛的理性主义的框栏,墨守着僵化的语言和体制,这是与那些世纪儿的奔放的情感和溜缰的想象力绝对不能相容的,因而产生了浪漫主义者与假古典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全面的大混战:你重理性,我重情感;你用概念,我用形象;你求和谐,我爱奇特;你宗希腊、拉丁,我宗奥襄、莎士比亚、歌德、拜伦;你捧十七世纪,我捧十六世纪。当时的假古典主义者大都是共

^① 1880年,法国报馆有73家,拿破仑封闭了60家,帝国崩溃后,不但纷纷恢复,并且日益增多。

和派,而浪漫主义者则多半是没落贵族,因而在思想意识方面也形成了对立:你反封建,我偏歌颂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你反宗教,我偏在宗教里找诗情;你拿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偏要把文学独立起来、脱离政治。这就造成浪漫主义的一个离奇的矛盾现象:在文学上是革命的,在政治思想上是反动的。不过浪漫主义的内容非常复杂,虽然大家对敌是一致的,但个人的发展趋势却各自不同。到了五十年代,见存的浪漫主义者也都转变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学大革命至此便告结束。

资产阶级另一个基本精神,即由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的科学实证主义,也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上开出了它的花朵。它主要是表现在小说里,应用在现实社会的观察、分析和描写上面。从斯丹达尔开始,透过巴尔扎克,到后期雨果和福楼拜,最后由泰纳和左拉构成了自然主义。由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只是一个和平的演变,但是内容却在多方面是相反的。前者是主观的、抒情的,后者是客观的、写实的;前者凭想象去创造,后者运用科学方法,特别是生物学、生理学方法,去分析、去表演;宗教思想被肃清了,作家也走出象牙之塔了;浪漫主义者面向着过去的封建社会,自然主义者却正视着资产阶级社会,进而注意到新兴的无产阶级社会;浪漫主义以诗为基地,发展到戏剧和小说里,自然主义则以小说为基地,发展到戏剧和诗。这时期的所谓“巴纳斯”派诗人在形式上虽然还继承着浪漫主义的传统而力求精进,但在内容上,抒情的泉流却枯竭了,随着自然主义而客观化、哲学化乃至科学化了。

到了十九世纪的末二十年,自然主义的崩溃又引起文学上的一个反动,那就是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又由客观回到主观,它也和浪漫主义一样,从诗里开始,逐渐蔓延到戏剧和小说里。但是它不是浪漫主义的复活,而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支流的极端化。在形式上它反对“巴纳斯”派的塑形美,而侧重音乐成分,企图破坏整齐的韵律而建立所谓“解放诗句”、“自由诗句”或“多形诗句”。在内容上它专抓生命的不停的律动,事物的幻化的回光,认为万物只在我的感觉中存在着,物即是我,整个自然只是我的象征。象征主义者的精神是反理性、反科学的,是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他们是悲观的、颓废的。这一派文学潮流完全反映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没落。在这个主流旁边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化而显出两个相反的文学趋势:一边是歌颂帝国主义的文学,一边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自此,法国文学的斗争就另换了一个围场了。

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学本身的发展就决定了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与演变。十